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 八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

服飾部十一 香鑪 熏籠 唾壺 澡盤 澡灌 熨斗 熨人 伏虎 鏡 鏡臺

鏡匣附

香鑪一

增呂大臨考古圖曰香鑪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 香譜曰香獸以塗金為狻猊麒麟鳧鴨之狀空其中以然香使香自口出以為玩好

復有雕木埏土為之者

香爐二

原漢官典職曰漢尚書郎給端正侍女史二人潔衣服執香爐燒熏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爐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爐四枚西園貴人銅香爐三十枚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爐一枚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直宮嘗上厠

還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虚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何如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嚬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鄴中記曰石季龍冬月為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鑪　增開元遺事曰唐内庫中有七寶硯鑪冬寒硯凍置之鑪上硯氷自消不勞置火　大明集禮曰宋宫中導從有女冠二人執香鑪香盤　又

曰元制以銀為座上插蓮花鑪鑪上罩以圓毬鏤絪緼旋轉文於上黃金塗之　又曰明以黃金為圓鑪大口細頸巨腹三足飾以鈒花有蓋為蹲龍形二飛鳳為耳

香鑪三

原銀塗　金鏤晉東宮舊事曰泰元二十二年皇太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山連盤三升香鑪二鄴中記下詳　四周　九層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九層臥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本出房風為機環轉之者運四周又曰丁緩作博山香鑪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　增金猊　寶鴨詩餘云金猊夜煖羅衣暗裛香煤　古詞云寶鴨香凝神　蟠龍　睡鴨

上詳劉繪詩唐李商隱詩曰睡鴨香鑪圍夕熏

鳳口　鵲尾 李煜偽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卍字金鳳口嬰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為之　王琰冥祥記云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以鵲尾鑪置膝前

出煙　消冰 事文類聚云宋超嘗露壇行道奩中香盡自然滿溢鑪中無火煙自出　下見前開元遺事

原坐側　置車前用 盧諶祭法云香鑪四時祠坐側皆置　徐爰家儀云婚迎車前用銅香鑪二

增四人舉　二童捧 南史云庾仲文貪賄何尚之奏遜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　開元遺事云都下大豪王元寶好賓客務華侈嘗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鑪自暝焚香徹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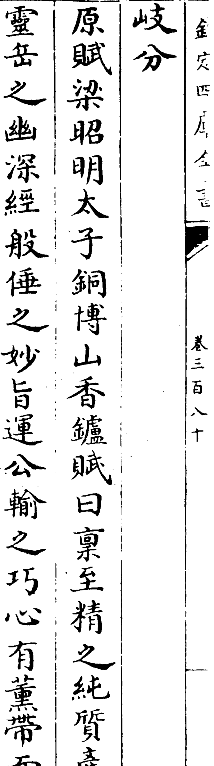
原吳泰筮　增陶母夢 集異

記云會稽盧氏失博山香鑪使吳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閶闔風至遂發青煙此香鑪也語其主處求即得 南史云陶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

香鑪四

原詩古詩曰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參差鬱佳麗合沓紛可

憐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盤龍勢矯首半銜蓮傍為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滎色何雜揉縟繡更相鮮麕麚或騰倚林薄杳芊眠掩華終不發含熏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寒蟲飛夜室秋雲沒曉天　增唐溫庭筠詠博山香鑪詩曰博山香重欲成雲錦段機絲妬鄂君粉蝶團飛花轉影彩鴛雙泳水生紋青樓二月春將半碧瓦千家日未曛見說楊朱無限淚豈能空為路



岐分

原賦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稟至精之純質產靈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而巖隱亦霓裳而升仙寫嵩山之巃嵸象鄧林之芊眠方夏鼎之瓌異類山經之俶詭制一器而備衆質諒茲物之為侈於時青女司寒紅光翳景吐圓舒於東岳匿丹曦於西嶺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爨松柏之火焚蘭麝之芳熒熒內曜芬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

齊姬合歡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揚超公聞之見錫粤文若之留香信名嘉而器美永服玩於華堂　陳傅宰博山香鑪賦曰器象南山香傳西國丁緩巧鑄兼資匠刻蔚火埋朱蘭煙毀黒結構危峰橫羅雜樹寒夜含煖清宵吐霧制作巧妙獨稱珍淑氣氤氳長似春隨風本勝千釀酒散馥還如一碩人

原銘漢劉向熏鑪銘曰嘉此正器嶄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李尤熏鑪銘曰上似

蓬萊吐氣委蛇芳煙布繞遥冲紫微　梁孝元帝香鑪銘曰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濃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熏

熏籠一

原方言曰南楚江沔之間籠謂之篣或謂之笯陳楚宋魏之間謂之庯君今熏籠是也

熏籠二

原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以象牙為籠上皆散花文後

宮則五色　劉向別錄曰淮南王有熏籠賦　東宮舊
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熏籠二又大被熏籠三衣
熏籠三　增南史曰范述曽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徵
為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惟得白
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又曰卞彬性飲酒以大瓢
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傅蠶室

熏籠三

原詩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冰粲成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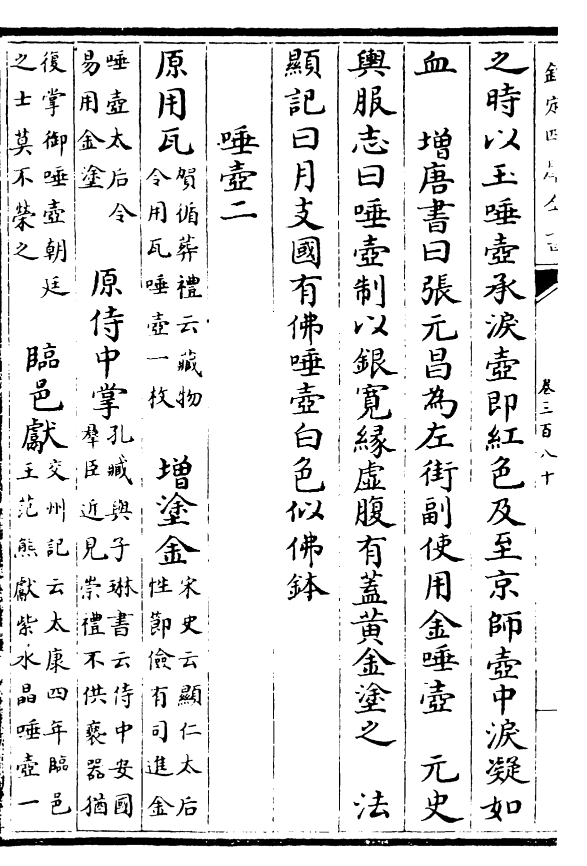
因炎入貂袖懷温奉芳褥體容用宜通文斜性非曲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　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織作廻風縷製為縈綺文含芳出珠被耀綵接緗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增臨賀王正德詠火籠詩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

原啟梁簡文帝謝敕賚織竹火籠啟曰池氷始浮庭雪向飛慈澤無涯時錫香被製此蘭枝雕斯早節文華九

折用美十鑪

唾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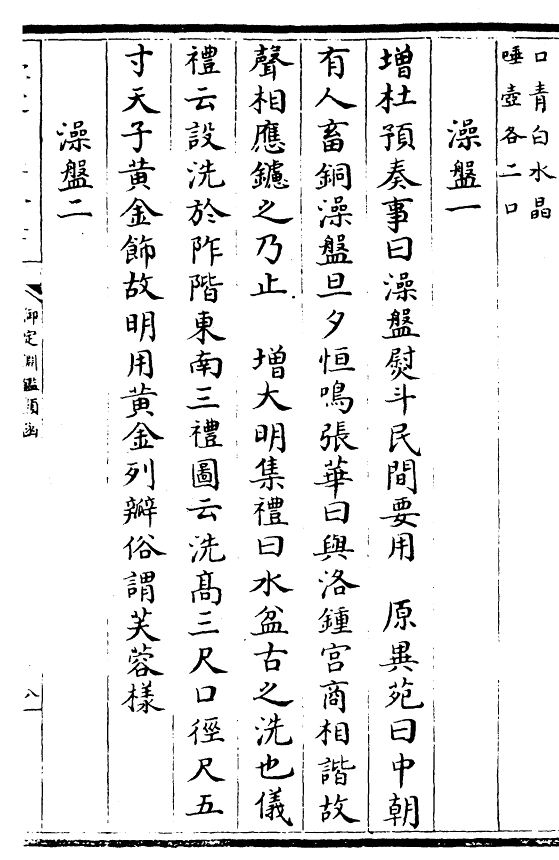
原蔡邕表曰詔賜熏鑪唾壺朝廷之恩前後重疊父母之於子無以加此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魏襄王冢得玉唾壺一枚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　又曰御雜物有漆圓油唾壺四枚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納薛靈芸靈芸别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



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即紅色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　增唐書曰張元昌為左街副使用金唾壺　元史輿服志曰唾壺制以銀寛縁虛腹有蓋黄金塗之　法顯記曰月支國有佛唾壺白色似佛鉢

唾壺二

原用瓦賀循葬禮云藏物令用瓦唾壺一枚　增塗金宋史云顯仁太后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太后令易用金塗　原侍中掌孔臧與子琳書云侍中安國羣臣近見崇禮不供褻器猶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　臨邑獻交州記云太康四年臨邑王范熊獻紫水晶唾壺一



口青白水晶
唾壺各二口

澡盤一

增杜預奏事曰澡盤熨斗民間要用　原異苑曰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旦夕恒鳴張華曰與洛鍾宫商相諧故聲相應鑢之乃止　增大明集禮曰水盆古之洗也儀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三禮圖云洗高三尺口徑尺五寸天子黄金飾故明用黄金列辦俗謂芙蓉様

澡盤二

原盛水世說云王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增類面宋史云李煜歸朝貧甚張洎匄索之煜以白金頮面器與洎洎不滿意

原容五石魏武上雜物疏云御雜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

徑丈二述征記云長安逍遥宫門裏有澡盤面徑丈二

澡盤三

增傳明支廷訓新城侯浴盤傳曰侯姓陶諱以滌字子雪遠祖受帝舜型範家於河濱其後皆得賜湯邑以侯爵世其傳量頗容善令人革面此衷長定也重默自處見

人負累不忍於大庭廣衆斥之每於暗室屋漏中潛為淘汰蓋恐翹人過亦乘其悔悟而漸移之耳人樂其善淘已也少有累輒就侯而謝絶焉侯亦不厭再三旋染旋滌以污入者必以潔出無有抱穢終者即其人素行修潔凡遇祭祀朝會婚媾不敢因其故必更經洗滌然後從事自王侯卿相聖仁節烈罔不嘉與之同清甚而深閨淑媛潛蹤屏息人莫窺其形影遇侯披襟露膈顯出之而無顧慮侯亦任與其潔弗拒也或以其隨投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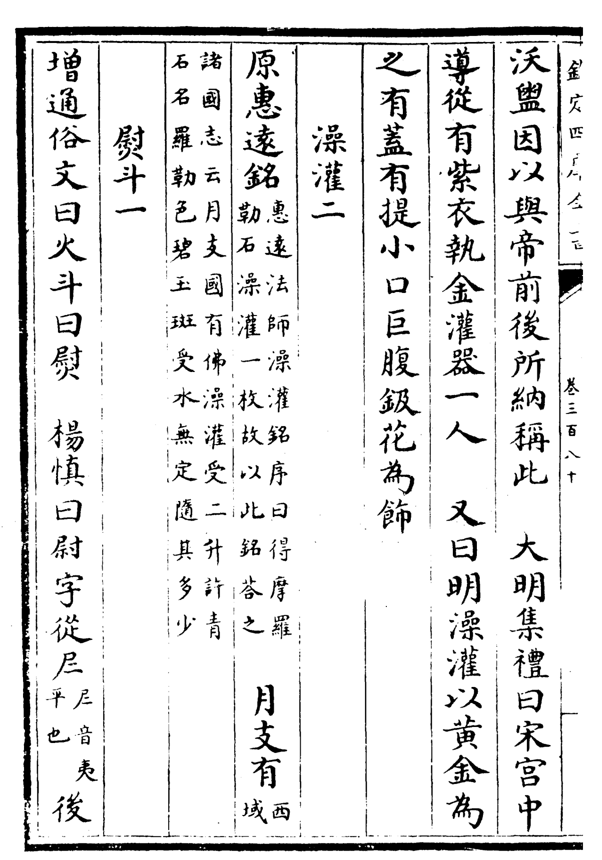
受幾於無辨鮮不指更新之路為藏垢之府矣侯自信固定也曰人見我在清濁之間不知我在清濁之外湛然静止非闕吾體紛然四應豈失吾常量雖善容而性實太鋭偶為不檢者所觸不覺厲聲隨之體竟受傷多方保護終成痼疾惟孤竹氏諳其情性不忍聽汶汶者之偶阻於祓除也日夕曲為周旋彌其滲漏亦能勉與人濯磨賴以自新者時亦不乏迨後孤竹氏以衰朽告退侯亦不禁解體門牆遂索然冷矣其子姓散於四方

者甚衆頗垣廢井皆其遺體所在

原銘武王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水溺於水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晉傅玄澡盆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修不可塵也

澡灌一

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金塗澡灌一枚　增又曰太子納妃有澡灌二枚　南史曰劉悛初與齊武帝款好帝常至悛宅晝臥覺悛自捧金澡灌受四升水以



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　大明集禮曰宋宮中導從有紫衣執金灌器一人　又曰明澡灌以黄金為之有蓋有提小口巨腹鈒花為飾

澡灌二

原惠遠銘惠遠法師澡灌銘序曰得摩羅勒石澡灌一枚故以此銘荅之　月支有西域諸國志云月支國有佛澡灌受二升許青石名羅勒色碧玉斑受水無定隨具多少

熨斗一

增通俗文曰火斗曰熨　楊慎曰尉字從𡰥𡰥音夷平也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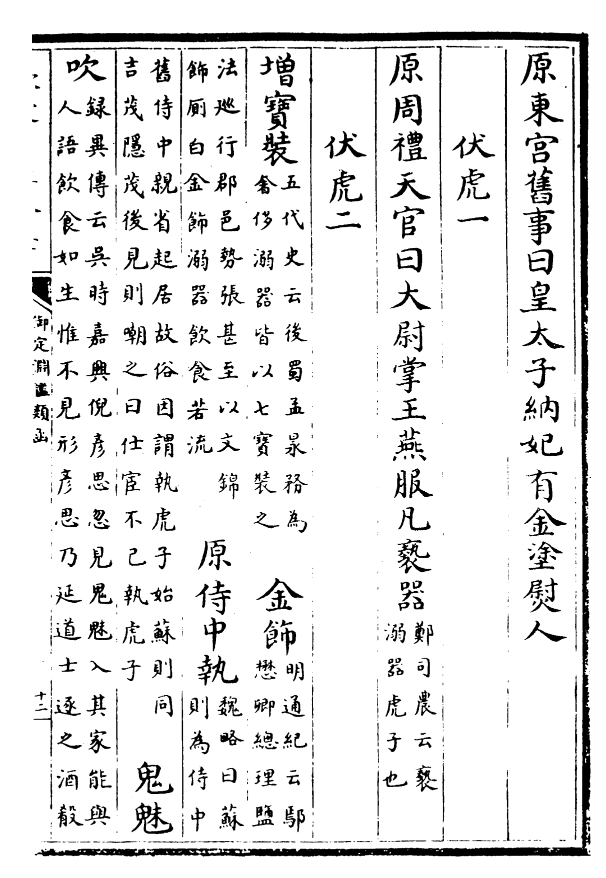
世校尉廷尉皆取從上按下使平之義尉斗申繒亦使之平 原帝王世紀曰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為戲笑 淮南子曰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乎熨斗注熨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

熨斗二

原三輔故事曰董卓壞銅人十枚為小錢熨斗 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斗三枚 原晉書

曰韓伯年數歲母殷氏以時大寒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裈伯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 隋書曰尉遲迥反於鄴時李穆在并州高祖恐其為迥所誘遣使往布腹心穆遽奉熨斗於高祖曰願以此熨安天下高祖大悦 增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銚誤出熨斗便大驚惋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銚已被燒失脚

熨人



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

伏虎一

原周禮天官曰大尉掌王燕服凡褻器鄭司農云褻溺器虎子也

伏虎二

增寶裝五代史云後蜀孟昶務為奢侈溺器皆以七寶裝之

金飾明通紀云駙懋卿總理鹽法廵行郡邑勢張甚至以文錦飾厠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

原侍中執魏略曰蘇則為侍中舊侍中親省起居故俗因謂執虎子始蘇則同吉茂隱茂後見則嘲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

鬼魅吹録異傳云吳時嘉興倪彦思忽見鬼魅入其家能與人語飲食如生惟不見形彦思乃延道士逐之酒殽

既設道士便擊鼓召諸神魅乃取伏虎於人坐吹作角聲以亂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

鏡一

原釋名曰鏡景也有光景也　廣雅曰鑒謂之鏡　增潛確類書曰昔黄帝氏液金以作神物於是為鑑凡十有五采陰陽之精以取乾坤五五之數故能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通其意以防魑魅以整疾病　軒轅内傳曰帝會王母鑄鏡十二隨月用之此鏡之始也　天中記曰舜臣尹壽鑄鏡　原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於鑑為

銘焉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孔子家語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夫握方諸之鏡處深澤之下而上引太清物類相隨可不慎邪　增魏名臣高堂隆奏曰陽符一名陽燧取火於日陰符一名陰燧取水於月並入銅作鏡名曰水火之鏡古今注云燧銅鏡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火出　原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傷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

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無以
正鬚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　申子曰豈不知鏡設精
無為而美惡自備矣　文子曰夫鏡不設形故能有形
呂氏春秋曰萬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無所鏡其
殘亡無日矣孰當可鏡其惟士人乎鏡明己也功細士
明己也功大　淮南子曰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
則善鑑　又曰宫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
卮盲者不可貽以鏡亂主不可舉其疵　又曰明鏡之

始型蒙然及粉之以玄錫摩之以白旃則鬚眉鬢毛可得而察　又曰鏡便於照形形承食不如竹箄　又曰莫窺形於生鏡而窺形於明鏡者以其易也　賈誼子曰鏡儀而居無藏無執美惡必至各得其當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燿明故鑒人也　又曰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　荀悅申鑒曰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

弁垢顔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測景之鏡亡鑒矣　抱朴子曰或問知將来吉凶為有道乎荅曰用明鏡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增地鏡圖曰欲知寶所在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　原陸機演連珠曰形過鏡則照窮

鏡二

原戰國策曰鄒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

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又問妾及客皆曰徐公不如也明日徐公來忌窺鏡自視知不如徐公遠矣忌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私臣妾畏臣客求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乃令羣臣進諫諸侯皆朝齊　列女傳曰梁寡婦高行者榮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之乃援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　增酉陽雜俎曰儛傒石岸石

窟有方鏡徑文餘照見人五藏秦始皇時號為照骨寶在無勞縣山境　原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珠籀文章背有組索兩人相見朔能知之為上客朔曰此玉之縈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覩相知情此名為鏡也　增李氏録曰舞鏡有柄漢武帝時舞人所執鏡也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宛轉繩繫身毒寶鏡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為天神所福宣帝從危獲濟及紹大位持

鏡感咽移辰以琥珀笥盛之　原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尺二寸金錯鏡一枚皇太子雜用物純銀錯鐵鏡四枚七寸貴人至公主九寸鐵鏡四十枚　應璩與夏侯孝智書曰遭值有道之世免致貧賤之患援鑑自照鬢已半白良可懼也　搜神記曰孫策既殺于吉每獨坐髣髴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後常治創方瘥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

妃有著衣大鏡尺八寸銀華小鏡一尺二寸竝衣紐百副漆奩盛蓋銀華金薄鏡三銀龍頭受福蓮花紐鏁百副　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髙五尺餘廣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慕容垂攻鄴苻丕遣其從弟就請救乃遺謝玄青銅鏡黄金婉轉繩等以之為信　白帖曰宋文帝時青州城南望池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增宋書曰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

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悲泣不勝　梁書曰武帝起兵東昏召王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先所敗及入城密遣郄纂奉明鏡獻誠於梁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黃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　古今詩話曰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言謂公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各分其半及陳亡公主果為楊越公得之德言為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

人未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至還其妻　唐書曰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太宗嘗賜金背鏡一况其精鑒

又曰楊慎矜兄弟儀幹皆秀偉標置不凡弟慎名嘗視鏡歎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邪　異聞集曰唐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勢如飛動明皇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

人自稱姓龍名護鬚眉皓白衣白衣有小童衣黒衣呼為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輝曰老人解造鏡為汝鑄之庶愜帝意遂令玄冥入鑪所扃户三日户開呂輝等搜覓已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鑪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鑒萬物秦皇之鏡無以加焉又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来獻聖聰呂輝等移鑪以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雨

葉法善祠龍鏡於凝陰殿須臾雲氣滿殿甘雨大澍

集仙傳曰尚書郎賈師雄久蓄古鏡嘗欲淬磨呂洞賓稱回處士於笥中取藥置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來止留詩一首於佛廬扉上云手内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豔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塵埃磨鏡人視鏡上藥已飛一點通明如玉　唐書曰韓休同平章事帝嘗引鏡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　又曰韋

表微授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禄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揃白首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媿陶淵明云　祕閣閒談曰徐鉉得一鏡照面只見一眼　宋史曰王處訥少時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剖腹納之覺而汗浹月餘心胷猶痛因留意星歷占候之學深究其旨　徐延之曰景德二年有軍人楊起入鳳州遁跡山於洞穴中得一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三十二字銘曰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

眉寫翠對面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詳其文乃粧鏡也　仇池筆記曰元豐中東坡至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為鏡清明而光左龍右虎輔之兩傍其字如粟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

鏡二

原金錯　銀華上詳魏武雜物疏下詳東宮舊事　九寸　三尺劉根別傳云以九寸明鏡照面視之令自識已形當令不忘如此其神不散疾患不入　鄴中記云石季龍三臺及內宮

中鏡徑有二三尺者下有純金盤龍雕飾有尺五寸者

百鍊　四規 夏侯湛抵疑云百鍊之鑑剔鬚眉可數而壁土不見太山 下詳抱朴子

視鹿　照犬 抱朴子云昔張蓋蹋及偶豪成二人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四人黃絹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辛苦幽微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鹿也續搜神記云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或病死時有郅伯夷者宿於此明燭而坐忽有十餘人來自共蒱博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

珠光　石色 孝經援神契云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璣鏡出宋均注曰大珠有光可為鏡拾遺記云周靈王時異方貢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

象兵　照鬼 潛夫論云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 洞冥記云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斯國獻此青金鏡

照見魑魅百
鬼不敢隱形

鑒形 **睎日**

泰嘉與婦徐淑書云頃得
此鏡既明且好世所希有
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淑荅書曰今君征未旋鏡將何施
乎明鏡鑑形當待君至　孫承鏡賦叙云余昔於吳市
得鏡見即異之及睎日映水清朗明瑩異光
采流有殊衆鑒殆曠世精寶不貲之異物也

增生寒 **透光**

宋史云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
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
夢溪筆談云世有透光鏡背有銘文二十字
以鏡承日光銘文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神物 **飛精**

外史檮杌云蜀王宗壽得一古鏡下有篆文十二
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
隨至曰吾失此百年矣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
宗壽出而與之青衣剖腹納鏡而去　龍城録云長安
任仲宣家有寶鑑謂之飛精識者云三代物後有八字
乃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後仲宣南遊洞庭風

浪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持鏡而去且云此鏡水府之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夢覺視篋已失所在

玻瓈　靉靆　梁四公記云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瓈鏡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前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　方輿勝覽云滿剌加國出靉靆鏡老人不辨細書掩目則明

原化鵲　增剖鯉　神異經云昔有夫婦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其妻忽與人通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也　小說舊聞云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遥望江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人往觀之至其所乃釣船焉詢彼漁人云適獲一鯉乃攜來命剖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皆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飾帶　鞶冠　傳曰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注以鏡為帶飾　山堂肆考云

朱梁時趙凝氣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烏巾上微有塵即令侍伎持紅巾拂拭之 原

見四鄰 **知千里** 淮南子曰高懸大鏡坐見四鄰 下詳抱朴子 **鑒疵瑕** **明好醜** 王粲演連珠云臣聞觀於明鑑則疵瑕不滯於體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於身 蔡氏清化論云鏡能明人好醜而不能好醜乎人

厭魑魅 **照心膽** 抱朴子云道士以明鏡九寸懸於背老魅不敢近若有鳥獸邪物照之其本形皆現鏡中 西京雜記曰秦始皇有方鏡照見心膽女子有邪心者膽張心動始皇輒殺之

增**煬帝屏** **高宗殿** 河洛記云隋煬帝喜奢侈幸江都王世充獻銅鏡屏帝甚喜擢江都通守 唐書云高宗以武后意造鏡殿四壁皆鏡為白晝祕戲地劉仁軌奏事入驚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四座有數天子不祥上立命剔去

原**臨安石** 增

梓州堂

吳興郡記云臨安縣東五里有石鏡山東有石鏡一徑二尺四寸清亮具見人形狀錢鏐幼時照之衣冠儼然王者　唐書曰梓州有鏡堂世稱其麗

乾德號　仁壽字

宋史云宋太祖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後改元乾德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怪之以示宰相皆不能荅翰林學士竇儀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年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帝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文苑英華序云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於巖畔仁壽之字昭然可見

金花銀葉　茂林叢竹

朝野僉載云唐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　宋朝類苑云熙寧末齊南陵耕者破冢得古鏡大小二枚徑六七寸明徹驚人其背郭皆有字可讀大為小篆小為正隸附篆為流水芙蓉茂林叢竹又為孤陵野鶴下有老人倚杖岸幘

逍遥其間附隷亦為雜花皆古簡不可識其詞曰陰陽合配日月兩相會白玉芙蓉匣翡翠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原鸞鳥覩影　山雞鑑形　范泰鸞鳥詩敘云罽賓王得鸞鳥甚愛之欲其鳴而不得夫人曰聞鳥得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鸞鳥覩影而鳴一奮而絶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鑑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鏡四

原母夢　白帖云梁劉漑子鏡母初孕夢懷明鏡因名

婦失　風俗通云魯相臧氏之婦忽失鏡經數日從空中擲下有人言曰還汝鏡勿責之遲遲

增容成　唐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詳後

壽光 王度古鏡記稱鏡為壽光先生

增 **菱花** 白帖云魏武帝乃有菱花鏡

芙蓉 酉陽雜俎云唐李固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中狀元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其姥乃天神也

原 **響應** 王子年拾遺記云穆王時沮渠國貢火齊鏡人語鏡中響應

增 **飛舞** 宋史五行志云淳熙九年德興縣民家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

原 **撲地** 魏志云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增 **墜水** 松窓錄云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網下深處忽覺力重異於常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見五藏六府血縈脈動因腕戰而墜後德裕聞之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原 **屈刀為鏡** 屈刀為鏡引鏡為刀詳刀

以石作 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顔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擔土於成都葬之蓋地三畝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增師曠鑄 博異志曰天寶中陳仲弓居洛陽清化里有大井常溺人一日有敬元穎請謁飾鉛粉衣緋緑衣曰此井有毒龍請命匠淘之匠入井獲古銅鏡夜見元穎謝曰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中第七者自觀中爲許敬宗所墮其背有科斗書云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首陽山白龍潭鑄於鼻題云夷則之鏡

塗氏藏 李辟安石詩注云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李曾爲蔡君謨正首骨出入張方平門下蓋異人也

出清液 古今注云平帝始元三年延陵西園神寢内御座前大鏡背清液如汗水出狀

鍊池泥 拾遺録云方丈山池泥百鍊成鏡色青可照魑魅

原祭冢得 五輯之祭冢冢中得

小鏡一枚三破之尚猶明淨

增開壙獲 廣異記云盧彥緒曾開壙獲寶鏡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輪之狀

原見傾冠 抱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

增照滯物 天寶遺事云葉法善有一鐵鏡鑑物如水人每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藏府中所滯之物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正衣冠 唐書云太宗謂羣臣曰夫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鑑以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照室寢 樵牧閒談云孟蜀時軍校張敵得一古鏡摸闊尺餘光照室寢不施燈燭將求磨滌之有貧士見而歎禮曰久知寶在蜀中一見足矣然此鏡不久當亦歸耳敵益珍藏自得鏡無疾病

當奴婢 南蠻獠人俗婚姻以奴婢一人為聘無奴婢以銅鏡當之

厭盜賊 雲角要占云厭盜賊法三月以小形銅鏡七枚埋中地秤七百斤土覆之坎深二尺五寸

廣二尺五寸築令堅固

照朱衣 王泉子云長興于相琮與舉人裴丘善丘有一古鏡素所寶者琮布衣時曾一照之見一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

見緋袍 筆談云嘉祐中有吳僧持一寶鑑齋戒照之見前途吉凶沈括伯兄為京寺承衣綠往照之鑑不甚分明彷彿見人衣緋而坐不數月覃恩賜緋袍

燎一枚 幽明錄曰宮亭湖邊傍山門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鑑人謂之石鏡後有人以火燎一枚至不復光明人眼亦失明

破三段 塵史云安陸石巖邨耕夫得一鏡光明瑩然不為土所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數里

仙銅傳 清異錄云王希然簡澹無他好唯以對鏡為娛整飾理鬚終日無倦以杜子美有勳業頻看鏡之句遂作策勳亭自號勳吏收古今善鏡典衣償無難色居長洲結親友之蓄異鏡者數人間日會飲出鏡傳玩評品抵掌極歡而罷鄉人目

曰鏡社又集載凡言鏡者成二十卷號仙銅傳

古鏡記 隋王度作古鏡記

執鏡誡 唐姚崇元之執鏡誡云秦樓明鏡鑒有餘輝色自凝曉光能洞微飾以盤組匣以珠璣龍繞池臥烏臨月飛

對鏡吟 唐長孫佐輔有對鏡吟見後

馮尉郤鏡 新語云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有舊餉一鏡謙召縣吏徧示之咸曰維揚之美者甚嘉也謙曰此張公所致也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欽尚

呂相辭鏡 歸田錄云呂蒙正為相有朝士藏古鏡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辭之

原表裏有明 西京雜記云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則倒見以手捫心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硋

毫細

必察 潯陽記云石鏡在東山上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毫細必察故號石鏡

循市問疾 列仙傳云負局先生語似燕代人因磨鏡循市每問主人無有病苦者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

取資會葬 海內士品曰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行資以致齎摩鏡具自隨每所在賃摩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

魅置甖中 續搜神記云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中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甖盛水置牀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某時撤甖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甖中甖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筮鏡甖之意璞曰甖違期故致此妖邪魅所為無他故也便燒車轄而鏡立出

鬼內器裏 異苑云吳興許寂之太元中忽有鬼怪攝取大鏡以內器裏

未嘗屢疲 世說云晉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

與諸人私相講習車武子欲問謝謂袁彦伯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不可以茹 毛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注茹度也但知方圓不能度真偽

增

背篆三公 齊書云綦母珍之有銅鏡背有三公字嘗語人云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

影成一相 天寶遺事云宋璟未第時於日中覽鏡鏡影成一相字以此自負遂修相業後如其志

日蝕亦昏 隋唐嘉話云蘇威有鏡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疑左右所污不以為意他日日蝕半虧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

月盈則見 墨客揮犀云慶歷中有宦者譎居維揚藏一古鏡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背鑄兔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鏡當月照之則見兔形却在鏡中

蘇綽舊物 隋唐嘉話云御史王度家有寶鏡云是蘇綽家舊物大業中有

外國僧至云宅上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但以金煙熏之玉水洗之金膏塗之珠粉飾之雖藏泥中不晦矣蒲陝間疫甚度令小吏張龍駒持鏡照之諸病者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並愈其夜龍駒夢一人朱冠紫服曰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

芸吏家藏　畫墁録云宋張芸吏家藏古鏡傳為揚妃古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銘其略曰粉辟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則常端

照數十里　南墅閒談云何遠幼隨父宦河朔有人持古鏡云可照數十里因試之郊外鏡中隱隱如飛蠅不絶詢之乃二十里開河擲土空中也

應十二時　潛確類書曰范文正公家古鏡背鑄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中明如月循環不休

路隋不引　唐書曰路隋方嬰孺知父泌死賊中日夜號泣母嘗告隋貌類父遂終身不引鏡

韓皐弗視　唐書曰韓皐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鏡

鏡五

原詩梁簡文帝鏡詩曰鏕銖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冰不見水似扇長含暉全開玳瑁匣并卷織成衣朓入相如手疑言趙璧歸　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皇墀此鏡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故物更復對新期　何遜詠鏡詩曰珠簾旦初卷綺機晨未織玉匣開覽形寶臺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光時轉側聊為出繭眉試染夭桃色寶釵如可

間金鈿畏相逼蕩子行未歸啼妝坐相憶　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須自插不用暫臨池當由可憐面偏與鏡相宜安釵釧獨轡刷鬟袖俱移唯餘心裏恨影中恒不知　王孝禮詠鏡詩曰可憐不自識終爾因鏡中分眉一等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鏡裏促看人未好通　周庾信詠鏡詩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陳孔範和陳主詠

鏡詩曰虎賁愁輿日龍鏡覽顔時懷恩未得報空歎鬟如絲　隋李巨仁賦得鏡詩曰魏宮知本姓秦樓識舊名鳳從臺上出龍就匣中生無波菱自動不夜月恒明非唯照佳麗復得厭山精　增唐白居易詠百鍊鏡詩曰百鍊鏡鎔範非常規夙晨置處靈且奇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瓊粉金膏磨瑩已化為一片秋潭水鏡成將獻蓬萊宮揚州長史手自封人間臣妾不敢照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為天子鏡我有一言聞

太宗太宗嘗以人為鑑鑒古鑒今不鑒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理亂懸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鏡不是揚州百錬銅　李益府試古鏡詩曰舊是秦時鏡今藏古匣中龍盤初挂月鳳舞欲生風石黛曽留殿朱光適在宫應祥知道泰鑑物覺神通肝膽誠難隱妍媸信易窮幸居君子室長願免塵蒙　仲子陵府試古鏡詩曰萬里秦時鏡從來抱至精依臺月自吐在匣水常清爛爛金光發澄澄物象生雲天皆洞鑒表裏盡虚明但見人窺膽

全勝響應聲妍媸定可識何處更逃情　張佐府試古鏡詩曰樓上秦時鏡千秋獨有名菱花寒不落冰質夏長清龍在形難掩人來膽易呈昇臺宜遠照開匣乍藏明皎色新磨出圓規舊鑄成愁容如可鑑常欲拂塵纓

劉禹錫摩鏡篇詩曰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為我一摩拂蘋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生幽室山神神氣沮野魅真形出却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　薛逢靈臺家兄古鏡歌曰一尺圓潭

深墨色篆文如絲人不識耕夫云住赫連城赫連城下
新耕得鏡上磨瑩一月餘日中漸見菱花舒金膏洗拭
鉎澀盡黑雲吐出新蟾蜍人言此是千年物百鬼聞之
形暗慄玉匣曾經龍照來豈宜更鑒農夫質有時霹靂
半夜驚窗中飛電如晦明盤龍鱗脹玉匣溢牙爪觸風
時有聲耕夫不解珍靈異飆懼赫連神作祟十千賣與
靈臺兄百丈靈湫坐中至溢匣水色如玉傾兒童不敢
窺泓澄寒光照人近不得暫然雷電秋中生吾兄吾兄

須愛惜將來愼勿虛拋擲興雲致雨會有時莫遣紅妝穢靈跡　李羣玉古鏡詩曰明月何處來朦朧在人境得非軒轅作妙絶世莫並瑤匣開旭日白電走孤影泓澄一尺天徹底涵霜景冰輝凜毛髮使我肝膽冷雲天入掌握爽朗神魄靜不必負局仙金沙發光炯陰沈蓄靈怪可與天地永　宋汪藻古鏡行曰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為天池一母將九龍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緘以駭雞珍妙極倕之工請言照遠近千里秋

毫空豈不鑒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為此器太古非人功客聞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髙臺不辭倚恐客難稱容繩窮匣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晝留羞澀如頑銅森然髪上指凛若凌霜鋒我還撫容手此豈世寳同揮淚兩無言掩鏡鞶囊中　元吴炳詠古鏡詩曰雁去悲銀海螭蟠泣鬼工黄腸迷漢柏野火上秦蓬濃翠疑螺黛鮮硃漬守宫添添燈暈黒文滅繡奩紅一旦珠還浦千年劒出豐霧餘空黯澹雲在月朦朧伏獸銜絲結蒙絺

畫羽蟲粉縧施宛轉臺玉刻玲瓏匪茹曽申誡惟明可保躬他時錫盤鑑來照夢中熊　明劉基古鏡詞曰百鍊青銅曽照膽千年土蝕萍花黶想得元宮初閉時金精夜哭黄烏悲魚燈引䰟開地府夜夜精光射幽戶盤龍隱見自有神神物豈肯長湮淪願循蟾蜍騎入月將與嫦娥照華鬓

原賦晉傅咸鏡賦曰順陰位於西裔采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虔命歐冶而是營睎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

矅靈清邈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録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峨峨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顔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競崇姱以相輝若乃雲鬊亂於首頳黛渝於色設有乏於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飾與喑聾而同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内省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祗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瑩則以此而洗心覩日觀之有瑕則稽訓於儒紳夫然尚何

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　梁劉緩照鏡賦曰夜籌已竭曉鐘將絶窗外明來帷前影滅荆王欲起侍妾應還前齋上幔内閣除關開屏易疊卷簾難扳擡頭斂鬢釵子縈鬟階邊就水盤中光映訝宿粉之猶調笑殘妝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窗而取鏡臺本王宫氏姓温背後銘文宜子孫四面迴風若流水勾欄匾匝似城門分明似無礙影前彌可愛近來顔色不須紅即時好眉猶約黛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嫦娥曾經玉

女照屢被仙人磨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
漠秋日寶茱萸銀纏辟鬼呪翠戹護身符空處宜應描
非是畏釵梳　周庾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輪將起燕
噪吳王烏驚御史玉花簟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
户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
釧宿鬟尚卷殘妝已薄無復脣朱纔餘眉蕚靨上星稀
黄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宫能横却月巧挂迴風龍
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

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辟上菱生暫設妝奩還抽鏡屜毓學生情爭憐今世鬟齊故略眉平猶剃飛花塼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蹹黛雜油檀脂和甲煎澤漬香蘭量髩鬟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妝處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襻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增唐趙自勵八月五日花

萼樓賜百官明鏡賦曰偉其爛矣光生烱爾明發色洞
秋水精函夜月均曲池之引照或淺或深比太陽之圓
明不盈不闕咨爾千品朂爾萬官欽哉明主之錫訓爾
為臣之難手平者必正體靜者必安水清則鑑徹表直
則影端居濼濕而不變是之謂可久無小大而虛受是
之為内寬可以勵心者堅白可以接翼者鵷鸞擬兹鏡
之在匣則何憂乎考槃於是羣公卿士讋扈仙蹕寵賚
自天恩深此日執明鏡者無所私其照對明鏡者無所

隱其質並陳力以効能各呈材而獻術莫不再拜稽首奉承天子之休備有德於咸一

崔膺金鏡賦序曰鏡之鑒也雲不能蔽風不能揺涵虚待物物莫之撓有同君子執恒德不惑於變故志而賦焉賦曰太陰之精流為金英隱耀山谷待人啓明在鏡未辨因扣得聲良工懷擇銷錬專誠我非工不能成器工非我無以發名於是考斗建候天清波上飛餤日中鑄成磨洗既畢澄瑩秋日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映晴空天地洞通萬象在

中虛涵不窮湛為寒潭揺為飛雷任在公以無心有妍媸而自見鬼無遁靈怪無隱形潛應變蝕氣運清冥向陽烏而燧發照金波而水冷或青春曉霽挂於黃庭照耀承霤皓景延晝乍見紅顔之外透忽驚粉壁而中漏待物以虛無大不受煙蘿遥列於階前青翠倒寫於堂後或夜懸高閣或遠臨澄江色合天而為一規分月而成雙玄蟾躍影於藻井姮娥飛豔於前窗有時深房倚在暗壁隔簾帷之重掩誘雲山而入隙方高臨以思玄

見寥天之凝碧若乃窮陰歳暮風沙號怒雲掩七曜而光絶波揚百川而影滅宇宙晦蒙我獨皎潔羣物蕩揺不撓澄澈時清則動日月而揚輝天昏則與氛霧而迴別人皆持此以飾容余將鑒之以明節 張彙千秋鏡賦曰考工垂典匠人有作或鑄或鎔是磨是削刻以為龍鏤以成鵲初臨玉扆透鸞影而將飛末對金墀拂菱花而不著徒覩其用之則滿舍之則虛固無私於物類非取鑒以焉如爾其提握見重光芒未歇若清潭之無

泥類瑶池之有月如以題古宇隱盤龍無藏菲薄無漏纖濃映空而天地且霽照遠而山河更重豈獨淋漓玳瑁之牀澄澈芙蓉之帳熒熒綺疏之下皎皎青樓之上有美人兮無良媒飾蛾眉而相向者也　喬琳太原進鐵鏡賦曰晉人用鐵兮從革無方其或五金同鑄百鍊為鋼雕鐫而雲龍動色磨瑩而冰雪生光爛成形於寶鏡期將達於明王故有徹侯居守方物厎貢擇使而天驥共飛登車而海月相送妍媸之鑒已久肝膽顧呈者

衆鏡之既明星衢是亨列照而三光共霽凝輝而四海俱清應人無疲知道不虛受處已不厚見心乎砥平若乃宇宙清朗提攜偃仰旁窺而山澤入懷俯視而雲霄在掌雖因時而委照不候物以呈象圓規可轉處順之物攸先動質無虧持盈之道彌張壘客因進而歌曰金之精兮衆寶所參鏡之明兮羣象所含清至瑩兮氛埃不雜明至察兮醜類相慙幸忝秦臺之一鑒與飛鵲而圖南

何據鏡花賦曰金鏡精寶兮珠秀華臺插珊瑚

之樹鈎垂菡萏之花映若無質循則有體洞碧空其何際澄清潭其絶底鸞舞翩於曈曨龍怒鱗於清沘淮南王懸而玩之東方朔見而稱曰此瑾瑜之榮碝磩之英負陰而内景冰徹面陽而外景花明惚兮恍其中有象杳兮冥其中有精爾乃遇妖閑之佚女值清爽之芳時爭捧鴛匣臨乎鳳墀既飜輪而隱耀又飛花以生姿如玉之明如雪之皎度翠壁以星落薄乘鹿而霜晶拂高凌深緣隙入奥乍滅沒而在空遂迷失其所造徒美夫

不根不蔕扈扈煌煌若漢臯靈媛解仙佩洛川神女獻明璫似珠玉之皎皎日月之相望芒角璀錯罔兩揺揚至用在無兮摶之不得極虛為有兮應而不藏淮南王曰旨哉大夫之體物也　又古鏡賦曰此鏡何代良工鑄成四規是徹百鍊彌輕裁冰比麗止水侔清時開寶匣以厭山精時既荷於提挈敢有疲於將迎所以圖象必盡遇態必呈天地不藏毫髮不形怳孤鸞之舞影怨垂淚之表情曉挂玉堂將助晴陽之照夜流金鵲不讓

太陰之明夫其月曙開奩窗昏啟闥目短自見因君以
達鬟亂未理待我將豁曩者久積氛霧半露沙土蟾埋
影澀痕深翳聚其性不耗其器不寙何造化之寄物歷
春秋之萬古幸得懷鉛再治負局斯臨盤龍發彩玄兎
生陰篋笥見賞淄塵不侵鑒窮高遠光燭湮沈舉棄物
於未廢喜昔人之遺音何異荆山辨玉豐城識劒蓂莢
虧而轉麗平冰鋪而不陷近日而陽燧無燄向人而玄
鬟奪鑒若乃秦樓對月魏乘臨珠共照而車中轉麗雙

明而臺上不孤持衡在人銓署重其進退元龜不遠掌握通於有無夫其創物斯妙成規作典蓋視有同異而鑒無深淺秦得金以龍興夏亡玉而國翦喻無不至作戒示於後昆湛而不流比水通於上善國工是作端形是託將審己於寸心察衆人之所惡

王起照寶鏡賦曰先賢鍊金鏡之英照懷寶之精寶之產兮逾秘鏡之瑩兮至明藏諸土中雖沈埋而為恨引於地表終錯落而皆呈將竭工巧灼爍堅貞以通幽為用以利物為情

豈惟雕盤龍而耀彩鏤飛鵲而增榮若乃金玉方潛珠璣未出或山藪而埋照或土石而混質連城之價蔑聞照乘之光遂失雖下和之欲獻我色猶深雖隋侯之見求我藏猶密然後玉匣啟銀華溢用物而不將不迎隨人而無固無必乃夜入榛蕪傍求瑾瑜冰彩前射月華正孤將善價而無隱與佳氣而相符在樓臺之中我用無展當藍田之下厥道斯殊遂使的皪珠色朗然合契皎潔瓊華洞然無翳時映山玄之氣乍透菱花之際璞

由是而成琢金因之而作礪是知鏡能融朗寶莫沈潛彼照膽而必徹此藏器而無淹集琬琰之資鸞形乍合騰磨礱之色虹氣斯占固其涵清明之質體虛無之道滿堂由是而獲珍厚地詎聞乎藏寶豈比夫魏宮之所施秦臺之所持鑒鉛華之小者曷懷異而求之況有處幽沈戢光耀媿無不琢之質復仰無私之照

原銘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為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晉傅玄鏡銘曰人徒鑑於鏡止於鑿形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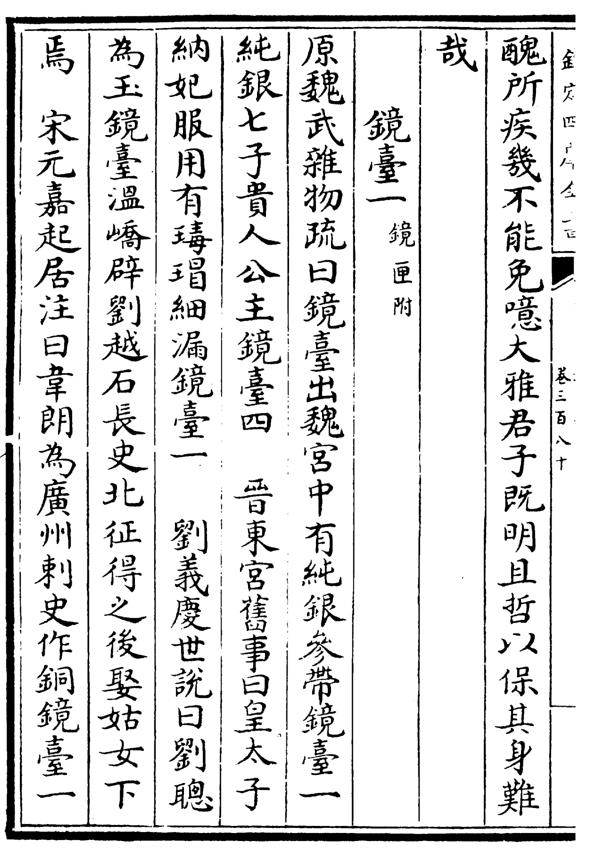
可以鑒情　梁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玉英冰輝沼清高堂懸影仁壽摛聲雲開月見水淨珠明　陳江總方鏡銘曰此鏡以照著衣鏡背圖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壽殿前無以加斯雕麗也玄枵命巧仲呂呈祥金鑴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麗高堂圖星擬蓋寫卦隨方明齊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龍光　增古鏡銘曰仙山並照知水齊名花朝豔采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　古鑑銘曰漢有善銅出丹

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向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

增傳唐司空圖容成侯傳曰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蜩發請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

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疪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道其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居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子權戚中或撫然自喜

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為人乃復以讒廢歸老於家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喘息自廢故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側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其後子孫稍衰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至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然不善晦匿果為邪



醜所疾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哉

鏡臺一 鏡匣附

原魏武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純銀七子貫人公主鏡臺四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服用有瑇瑁細漏鏡臺一　劉義慶世說曰劉聰為玉鏡臺溫嶠辟劉越石長史北征得之後娶姑女下焉　宋元嘉起居注曰韋朗為廣州刺史作銅鏡臺一

具御史中丞劉禎奏請以見事免朗所居官　增酉陽雜俎曰元和初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甕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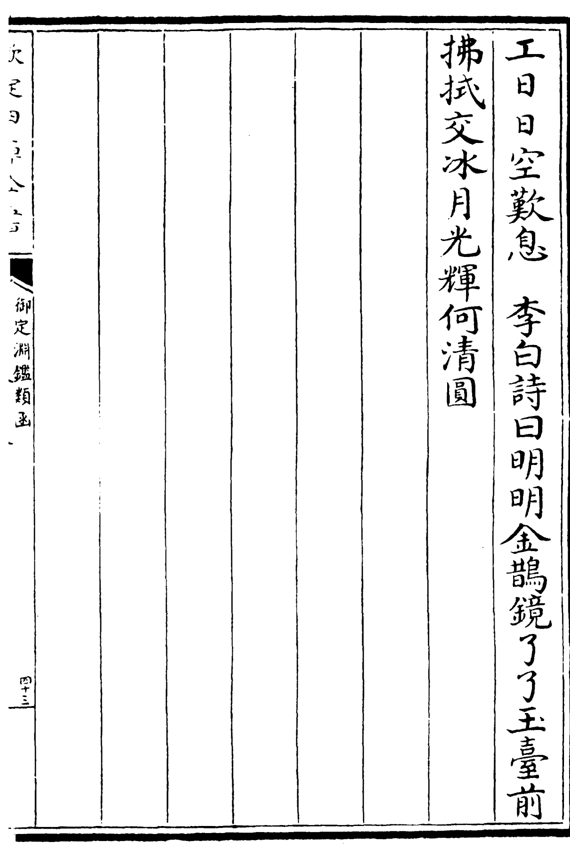
鏡臺二

原璹瑁見前　珊瑚古詩曰珊瑚挂鏡爛生光　七寶三國典略曰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户每户有一婦人執鑠才下一關三十六户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啟婦人各出户前　純銀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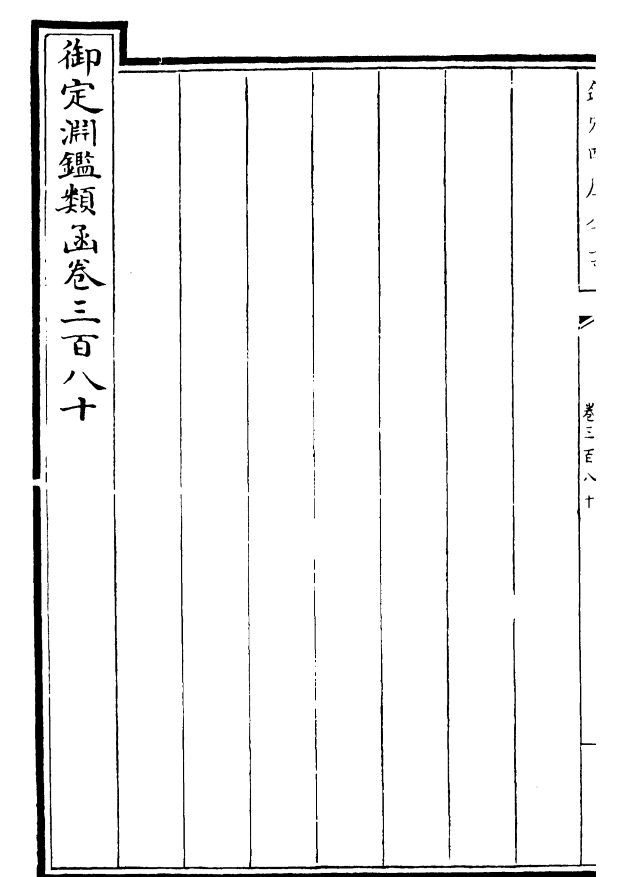
鏡臺二

原詩南齊謝朓詠鏡臺詩曰玲瓏類丹楹迢亭似玄闕對鳳懸清水垂龍挂明月照粉拂紅妝插花理雲髮玉顏徒自見常畏君情歇　唐陳叔達入關詠空鏡臺詩曰即令裝飾廢彫零衢路間嫦娥與明月相共落關山

增韋應物雜體詩曰沈沈匣中鏡為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金既雕錯鞶帶共輝飾空存鑑物名坐使妍媸惑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



工日日空歎息　李白詩曰明明金鵲鏡了了玉臺前拂拭交冰月光輝何清圓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一

服飾部十二

步摇 釵 釧 鈿 花勝 指環 鈴 鐺 珥 梳 枇 刷 帊 假髻 髢 粉 脂 澤 黛 的 燕支

步摇一

原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則摇也 增古今注曰紂作步摇 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摇 傅玄豔歌行

曰首戴金步揺耳繫明珠璫

步揺二

增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黄金步揺

原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揺一具　續漢

書輿服志曰太后入廟為花勝上為鳳以翡翠為毛羽

步揺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糺八爵九華熊虎

赤羆天鹿辟邪　增江表傳曰孫皓使尚方以金作步

揺假髻以千數令宫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輙命更作

原晉書曰慕容氏祖莫護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摇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髪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揺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　晉令曰步揺蔽髻皆為禁物　增東宮故事曰太子納妃有步摇一具九鈿函盛之　北夢瑣言曰唐宣宗嘗有金步揺未能對温庭筠以玉條脫對之帝賞焉

步摇三

原詩梁范静妻沈氏詠步摇花詩曰珠花縈翡翠寶葉

間金璒翦荷不似製為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搖瑛但令雲髻插蛾眉本易成

釵一

原釋名曰叉枝也因形名之也　華陽國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緣可作釵世號靈釵

釵二

原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昭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倢伃至昭帝元鳳中宫人猶見此釵共謀

欲碎之明旦視其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去故宫人作玉釵因改名玉燕釵言其吉祥　增趙飛燕外傳曰趙后手抽九雛釵為昭儀簪髻　原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荆釵布裙　續漢書曰貴人助蠶戴瑇瑁釵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獻帝為李傕所敗帝傷趾伏后以繡紱拭血刮玉釵以覆創應手創愈　又曰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獻火珠龍鸞釵帝曰珠翠尚不勝況龍鸞之重乎　增又曰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

粟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宫人因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原又曰石崇愛婢翾風刻玉為倒鳳之佩瑩金為鳳冠之釵結袖繞楹舞於晝夜使聲聲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　增唐書曰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後釵為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為郎吏妻首飾有七

十萬錢其可久乎　又曰唐末世俗尚以琉璃為釵釧近服妖也抛家流離皆播遷之兆云　宋史曰李及素謹厚知秦州將吏頗易之㑹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驚服　廣輿記曰夔州八陣磧有武侯廟夔人每歲人日出遊磧上婦人拾小石可穿者繫釵頭以為一歲之瑞

釵三

原蔽髻　挂冠　晉令云六品以下得服金釵以蔽髻三品以上服爵釵　司馬相如美人賦云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金環　東宮舊事云太子納妃有金環釵

銅鼓　裴淵廣州記云南海豪富女子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銅鼓故號為銅鼓釵

瑇瑁　繁欽詩云何以表別離耳服瑇瑁釵

翡翠　宋玉諷賦曰臣常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

增化二龍　刻九鸞　杜陽雜編云大歷中日林國貢龍角釵二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常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起遂化二龍騰空而去　又云咸通中同昌公主有九玉釵刻九鸞皆五色有字曰玉兒其巧妙非人工所製公主一日晝寢夢絳衣奴云潘淑妃取九鸞釵釵遂亡或曰玉兒潘妃小字也

釵四

原曜首 秦嘉與婦徐淑書云今致寶釵一雙價直千金可以曜首淑荅曰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

同心 憑虛子贈婦書云合服同心釵

駭雞 黃香九宮賦曰連明月以為懸刻駭雞以為釵

金雀 陳思王美女篇云頭戴金雀釵腰佩翠琅玕

增蟠龍 古今注云蟠龍釵梁冀婦所製

金鳳 古今注云釵子蓋古笄之遺象也秦穆公以象牙為之敬王以玳瑁為之始皇以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為腳號曰鳳釵

三十隻 晉山陵故事云后服有玳瑁釵三十隻

十二行 古歌詞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付使者 江漢傳云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玳瑁三珠釵羣臣以為非禮咸欲不與孫權敕付使者

賜將士 宋書云泰始三年以皇后以下六宮金釵千枚

班賜北征將士

原戲著閣頭 幽明錄云義熙七年東陽楊道思新娶得婦相愛婦梳頭道思戲以銀釵著戶閣頭

夢置楣上 錄異傳云吳人費季客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忘向婦說婦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婦取得發哀一年季却還家

增

明道指釵 山堂肆考云程明道未能言時叔母抱之遊戲不覺墜釵數日乃覺尋不獲明道以手指示叔母抱隨所指尋之乃獲

思永還釵 又云宋彭思永八九歲時晨出就學拾一金釵默坐其處以候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付之吏謝以金不受

留釵訪家 太平御覽云王逵妻衛氏為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書并釵釧訪其家焉

見釵移墳 幽明錄云潯陽參軍夢一婦人跪稱先葬近水淪沒誠能相救雖不富貴可薄免禍參軍曰何以為誌婦曰君見渚上有魚釵

即我也明旦覓見一毀墳上有釵移置高處十餘日參軍行至東橋牛奔趨水垂墮忽轉遂得無恙

原 **拔釵為願** 異苑云吳郡有徐君廟東陽長山縣吏李瑫遭事在郡婦出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為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婦前剖腹得所願釵事尋解

增 **墮釵為卜** 宋史云李宸妃莊重寡言真宗以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墮妃惡之帝以卜釵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釵五

原詩 梁湯僧濟渫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插照井還自憐窺窺終不罷笑笑自成

妍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增唐王建開池得古釵詩曰美人開池北堂下拾得寶釵金未化鳳皇半在雙股齊鈿花落處生黃泥當時𨶖地覓不得暗想窗中還夜啼可知將來對夫壻鏡前學梳古時髻莫言至死亦不遺還似前人初得時　又失釵怨詩曰貧女銅釵惜於玉失却來尋一日哭嫁時女伴與作妝頭戴此釵如鳳皇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鏡中乍無失髻

様初起猶疑在牀上高樓翠鈿飄風塵明日從頭一片新　張籍古釵歎詩曰古釵墜井無顔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皇宛轉有古儀欲為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袖拂拭生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様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墜時同　宋謝翶古釵歎詩曰刑徒鬼火去飄忽息婦堆前殯齊發白煙淚濕樵叟來拾得慈獻陵中髮青長七尺光照地髮下宛轉金釵二持歸熏沐置高堂包裹恐為神所將妻兒朝

拜復暮拜冉冉卧病不得痊省知天物厭凡庸夜送白龍潭水中叩頭却顧祈免死永入幽宮伴龍子　元吳嵩古釵歎詩曰何年美人寶釵失深井沈泥汚玓瓅一朝拾得再揩磨三回五回看歎息雙鸞匹鳳兩股匀終然汙色難為新當時光瑩照頭上有似桃李揺青春今人不識古儀狀寶釵雖好非時樣為君插罷擁髻悲物無貴賤皆隨時　明詹同古釵歎詩曰黄金作釵分兩股青髻如雲鳳雙舞照見臙脂井水香後主宮中數千

女一朝野花成綺羅但見兎迹狐蹤多有人拾得古釵賣腸斷當年玉樹歌　朱多炡以古玉釵寄馬姬詩曰千有餘年兩鎈股傳玩微霑漢宮土當時貴姊應嘉辰此物曾經踴躍陳同心七寶茖花結連理交枝竹節新昭陽燕子無消息瞥見釵頭無比翼遥憶美人臨鏡妝鳳皇臺前雙鳳皇

原賦晉夏侯湛雀釵賦曰覽嘉藝之機巧特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圜

團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嬖飛寵並修飭理袿襟整服飾黛玄眉之琰琰收紅顏而發色流眄閒步輕袨翼翼異恃炫豔以相邈常逍遥而侍側昔先王興道立教崇沖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原箴後漢崔瑗三珠釵箴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鬒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璜釵攝媛贊靈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賚花釵啟曰莒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葉王粲之詠愧此乘蓮九宫之璫豈

直黄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説況以麗玉澄輝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賤翡翠之名

釧一

增説文曰釧臂鐶也　通俗文曰環臂謂之釧　原陳思王樂府曰弱條日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鐶

釧二

增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釧一雙　南齊書曰

東昏侯為潘妃作琥珀釧一隻直七十萬 南史曰晉時師子國獻玉像高四尺二寸齊東昏毀像為潘妃作釵釧 宋史曰王元象為下邳太守好發冢有一冢每日初升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發之女子年可二十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慎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斷臂取之女復死

釧三

原約腕 綰臂 王粲閒居賦云顧為環以約腕 繁欽定情詩云何以致奉意綰臂雙金環何

以致契闊統臂金跳脫

增買書 易酒

唐書云交河王魏兄昭少好學有鬻異書於市者其母將為買之搜索家財不足共價惟有金釧數枚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乎促買此書昭後位司膳卿頗以詩詠流譽 元史云岳柱字止所性穎悟方八歲觀何澄畫陶母翦髮圖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翦髮為也何大驚異之

金條脫 玉臂支

盧氏新記云唐文宗一日謂宰臣曰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安妃金條脫是臂飾也 明皇雜錄云帝曰我祖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粟玉臂支朕以岐王初進龍池篇賜之金帶以玉臂支賜妃子又夢溪筆談云金陵人登六朝陵寢得玉臂支兩頭旋轉可以屈伸令圓近於無縫為九龍繞之功侔鬼神

釧四

增鏤鐶 祖台之志怪云建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守至夢見一好婦人就為室家持一雙金鐶與太守不能名婦人乃曰此鏤鐶狀如紐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喪言有鏤鐶開棺視臂果無復有鏤鐶

挑脫 字彙云釧古謂之挑脫金條旋轉數匝浮貫臂間古男女同用今惟女飾用之

原寄情 何假與謝尚書云珍玉名釧因物寄情

增為資 宋史云彭思永就舉將數釧為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隨其一於袖間衆相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後舉手揖釧墮於地衆服其量

原與主得蘇 甄異記云樂安章沈病死將殯而蘇云被錄到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其一女同時被錄乃脫金釧一雙託沈以與主者亦得還遂共燕接女云家在吳姓徐名秋英沈尋問得之女父母因以女妻之

許吏放還 續搜神記云襄陽徐陽病死夜忽崛然而起將

婦臂上金環脫去明日獲蘇婦問故陽云吏持吾去多見行貨得脫者即許金釧便放令還

鍮

增字彙曰鍮小釵承鬢者　原王仲宣七釋曰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鍮之葳蕤　孔煒七引曰長袖隨腕而遺耀紫鍮承鬢而騁輝

花勝一

原釋名曰花勝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也　符瑞圖曰金勝者仁寶也不斵自成光如明月　增援神

契曰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有金勝　胡浩然立春詞曰最好是戴綵幡春勝釵頭雙結　賀方回立春詞曰巧翦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

花勝二

增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　原續漢書輿服志曰太后入廟為花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横簪之　增荆楚歲時記曰人日造華勝相遺起晉賈充　原晉中興書曰孝武時湯

縠氏得金勝一枚長五寸形如織勝

指環一

增五經要議曰古者后妃羣妾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鐶進之娠則以金鐶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本三代之制即今之戒指也

指環二

原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彄照見指上骨惡之以賜侍兒　俗説曰晉哀帝王皇后有一紫磨金指環至

小止可第五指帶　增宋書曰南夷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　南史曰武丁貴嬪武帝鎮樊城嘗登樓望見漢濱五彩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嬪也帝贈以金指環納之時年十四　雲溪友議曰韋皐遊江夏與一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踰八年不至玉簫絶食而歿後得一歌姬真如玉簫中指有肉隱出如玉環　唐書曰定安公主嫁回鶻來歸詔使勞問以黠戛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賜之

指環三

原火齊 增翡翠 拾遺記云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 蜀爭雄環榴之名將為妖乎孫權乃翻其名為榴環臺 粧樓記云何充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我欲保長年之好乃令蒼頭急以蜻蜓帽贖之

原結姻 胡俗傳云始結婚姻相然許者便下金同心指環

計月 漢舊儀云宮人御幸賜銀指環令數環計月也

增寄還 留別 後魏書云咸陽王禧子樹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帝尤器之後復歸魏和辭梁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 甄異記云沛郡秦拘義熙中至曲阿邨日暮失路遠見火光投之屋有少女因寄宿晚別女以指環與之去時廻顧乃是冢焉

指環四

原林邑獻 林道記云林邑王獻金指環於吳主環

大秦出 天中記云天竺大秦國出金指環

投湯辨訟 扶南傳云扶南有訟者煮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

增登山啓誓 茅君傳云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求之法當以三月登山齋金環二雙啓以奉誓如此者三以為盟也必得芝草

原劉寵葬母 益部耆舊傳云劉寵喪母時亂墳墓盡發寵乃矯母命為家貧無財惟有手上金環賣造墓供遂免發掘

增王諶寄妻 集靈記云王諶琅邪人仕梁為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於衣食歲暮諶見形謂婦曰卿困之衣食我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雙

鈴

原贈銀鈴幽明録云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豔麗琦便解銀鈴贈之女曰感君佳貺以青銅鏡與琦便結為伉儷

繫金鈴祖台之志怪云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子貌端正呼之即來使留宿乃解金鈴繫其臂至明日更求女卻無人忽過豬牢邊見母豬臂上有金鈴

璫一

原風俗通曰耳珠曰璫 曹植洛神賦曰珥江南之明璫 增劉公幹魯都賦曰插耀日之笄珥明月之璫

原傳玄豔歌行曰耳綴明月璫 又鏡賦曰珥明璫之

迢迢點雙的以發姿　又七謨曰佩崑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璫

璫二

原諸葛恪別傳曰恪嘗獻權馬先鑴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荅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魏書曰太祖嘗得名璫數具令卞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后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

中 晋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璫珥

珥一

原說文曰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 毛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 又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孫敏七誘曰珥明月之珍 杜季稚上巳篇曰窈窕淑女美勝豔妃戴翡翠珥明珠

珥二

原周書曰武王伐紂商師大崩帝辛登廩臺取天知玉珥及鹿玉衣以自焚鹿玉則銷天知珥在火中不銷

韓子曰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所立人為十玉珥而美其一獻於王以付十孺子明日視美珥所在乃勸王立以為夫人也　史記曰淳于髠謂齊威王曰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戰國策曰齊王夫人有七美珥　史記李斯上書曰所以飾

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恱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又曰武帝譴責鈎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將去送之廷尉　增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合浦圓珠珥　唐書裴矩傳曰隋煬帝以四方朝貢踵至乃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緋者十餘萬　元史曰阿爾輝以耳環遺耶律希亮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

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

梳枇一

原釋名曰梳言其齒疏也枇言其相比也　說文曰櫛梳枇總名也　增二儀實錄曰赫胥氏造梳以木為之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　原毛詩曰其比如櫛　禮記曰男女不同巾櫛　又曰髮晞用象櫛　崔寔政論曰無賞罰而欲世之治是猶不畜梳枇而欲髮之治也　物理論曰威行法明蔡邕女誡曰用櫛則思其心理

漏吞舟之魚法不明則類於細櫛細櫛則苛慝生也

夢書曰夢梳枇為解憂也蝨盡去百病愈也　增徐岕

詩曰思見君巾櫛以弭我勞懃

梳枇二

原左傳曰晉太子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之命不敢從亦不敢言　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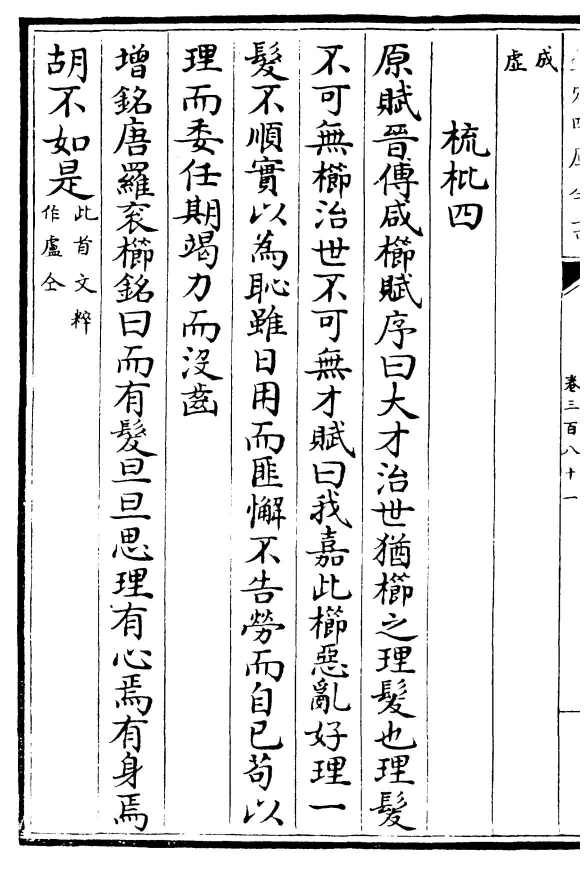
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漢書曰孝文帝遺匈奴繻袍梳枇各一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為書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此之時不知

天之為蓋地之為輿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魏志曰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射逐一名之惟以梳為枇耳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瑇瑁梳三枚象牙梳三枚　增樵人直說曰孫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齒梳用之養生祕法也

梳枇三

原瑇瑁梳高文惠與婦書云今致瑇瑁梳一枚　增水晶梳黄山谷詩云月高雲插水晶梳

梅檀梳四愁詩云美人遺我梅檀梳　油木梳坐上若無油木梳烹龍炰鳳都



成虛

梳枇四

原賦晉傅咸櫛賦序曰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賦曰我嘉此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增銘唐羅袞櫛銘曰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此首文粹作盧仝

增傳明支廷訓蘇理相公傳曰蘇理相公字櫛甫山陽人也本質實木費幾許切劘以成規制憤人紛紜膠結而自外於理百為引導一闢於大通之途又慮難以徑行其直外貌委蛇而此中條分縷析井井不可亂讀書至元首明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慨然歎曰萬始萬生悉資於元萬邦係一人諒矣椎魯雖鄰於古初而蒙茸無當於雅化吾欲舉世伎覯冠裳當襄元后克端軌物躬勤啓迪更設一副以佐之其副亦效公之容與以受

成焉每當清旦之時洮頮甫畢即率其副以進迎機導窾解而析之比類而通之間值紊塞而未易疏暢即或痛切肌膚弗顧期於萬法得理而止油油然更相左右奉為故事會見善之地紊者秩塞者通盡歸約束冠蓋相望於塗已想當時姬公勤三握以勞制作謹四教定三加非起公而預為之經理不能怒髮如相如必且即公而夷科頭如管寧必且就公而整鬬很如閭巷少年囚首垢面必且憑公處分各就約束如初其隨在致理

又可縷指而數計也者然豈一時捜剔所能惟總其大綱精密處副實為政雖以丁年並進副以衰鈍乞休復舉一以副公共事如出一手無加大間舊之嬿處之謚如也微公寧獨通梁章甫無以示儀即九旒五冕安所辨等威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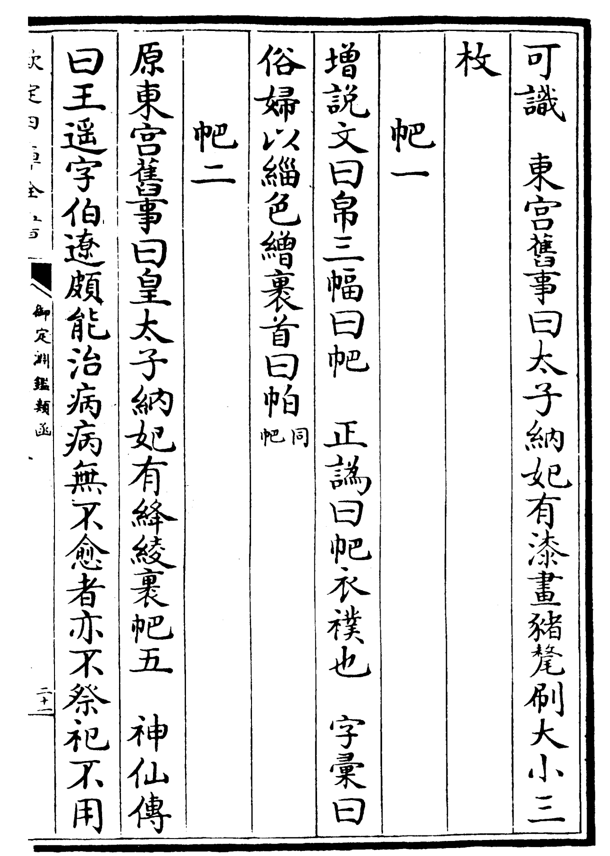
刷一

原釋名曰刷者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亦言瑟也刷髮令上瑟然也　說文曰茢草似蒲而小根可作刷

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　嵇康養生論曰勁刷髮理僅乃得之　增唐詩曰側釵移袖拂豪犀注豪犀刷鬢器也

刷二

原董正别傳曰劉表子琮往候司馬徽遣左右候問徽自鋤園左右問曰司馬君在耶徽曰即是也左右乃罵曰汝何等園奴而自稱徽乎徽於是歸内更刷頭著衣出見琮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刷處尚



可識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豬氂刷大小三枚

帊一

增說文曰帛三幅曰帊　正譌曰帊衣襆也　字彙曰俗婦以緇色繒裹首曰帕同帊

帊二

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綾裹帊五　神仙傳曰王遙字伯遼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

符水鍼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帊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 增宋史曰高防先仕漢爲浚儀令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裹印授防寤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爲刑官乎俄而周祖即位起爲刑部員外郎吏齎印至一如夢中所覩

假髻一

增字彚曰髻綰髮也 原周禮曰追師掌王后首服爲副鄭玄注云副婦人首飾三輔謂之假髻 增炙轂子曰秦文王加珠翠

翹花名曰鳳髻始皇有凌雲髻參鸞髻望仙九鬟髻漢有迎春髻垂雲髻同心髻魏有文綰髻百花髻晉有芙蓉髻隋有九真髻凌虛髻祥雲髻唐有平蕃髻歸順髻長樂髻百合髻　唐李賀詞曰金翅蛾髻愁暮雲

假髻二

原東觀漢記曰章帝詔東平王蒼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增後漢書曰衛尉馬廖上太后疏曰

聞長安語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誠齋筆記曰明德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餘者繞髻三匝　采蘭雜志曰甄后入魏宫宫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每日后梳妝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效而為髻巧奪天工號為靈蛇髻宫人擬之十不得其一二　原晉中興書曰徵祥說云泰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假髻以為盛飾用

髮豐多不可行戴乃先於籠上裝之名曰假髻 增北齊禮服志曰八品女官偏髾髻 十國春秋曰南唐昭惠國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狀

假髻三

增**飛僊**炙轂子云漢武帝時王母降諸仙髻皆異人間帝令宮中效之作飛仙髻 **朝天**十國春秋云後蜀乾德間婦女爭治髮為高髻呼為朝天髻 **墮馬**梁冀傳云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參鸞**見前 **流蘇**謝氏詩源云輕雲鬢髮甚長每梳頭立於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

蘇髻於是富家女子多以青絲效其制亦自可觀

芙蓉見前

三角海錄碎事云上元夫人三角髻餘髮散垂腰

九鬟見前

鬧埽妝三夢記云唐末宮中髻號鬧埽妝形如焱風散鬟蓋盤鴉墜馬之類

飛天紒宋書云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飛天紒

假髻四

原銘晉成公綏蔽髻銘曰或造茲蔽南金翠翼明珠星列繁華致飾

髢一

增字彚曰髢束他髮飾髻也髮少則以髢益之 原毛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箋云髢髲也 增曲禮曰斂髮毋髢疏云古人重髮以纚韜髮不使如髢之垂也

髢二

原晉陶侃傳曰范逵嘗過侃時倉猝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殽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增唐書曰藁城尉吳澤髠民女髮為髢州不能劾薛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杖殺之

粉一

原釋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赬粉者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頰也　神農本草曰粉飾一名鮮錫　增墨子曰禹造粉　博物志曰紂燒鉛錫作粉　原蔡邕女誡曰加粉則思其心之鮮　淮南子曰漆不厭黑粉不厭白　抱朴子曰民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著粉太白施朱太赤　曹植樂府歌曰御金裛粉君傍中有藿納都梁　孔煒七引曰拭

粉游紅熨黛揚蛾　傅玄樂府曰粉加甲煎名香熏藿艾納迴光

粉二

增漢書曰惠帝侍中皆傅脂粉　漢官儀曰省中以胡粉塗壁　廣輿記曰荀爽女名采嫁陰瑜年十九而寡爽詐病召采强以嫁郭奕采懷刃將自殺婢奪之因入浴掩户以粉書壁曰尸還陰氏遂自經　原魏略曰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時大暑植取水浴以粉自傅科頭胡

舞擊劒誦小説顧謂淳曰邯生何如也　語林曰何晏平叔美姿儀面純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後夏月以湯餅食之汗出以朱衣拭面色轉皎然又魏志云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魏名臣奏議曰中書監劉放奏云今官販粉賣胡粉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利宜乞停之　鄴中記曰石虎以胡粉和椒泥壁曰椒房

粉三

原范陽水荊州記曰范陽縣有粉水取其水以為粉今謂之粉口又華陽國志曰巴郡江西縣有清

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鵠曜鮮芳常貢京師因名為粉水

增馬嵬土 廣輿記曰馬嵬坡上白如粉女人面有黑點者以水和粉洗之即除人稱為貴妃粉

磨夷花 扶南傳曰頓遜國有磨夷花為粉大香

水銀膩 古今注云三代以鉛為粉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水銀膩粉是也

露華粉 飛燕外傳云趙后傅露華百英粉

龍消粉 傳芳略記云周光祿諸妃掠鬢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沉香水

原成雞子 神仙傳云真人南極子能含粉成雞子數十枚煑令噉之雞子黃中皆有少粉

泥椒房 詳前二

脂一

增釋名曰脣脂以丹作象脣赤也 廣志曰面脂魏興

以來始有之　原韓子曰若毛嬙西施之美麗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明法度必賞罰則國之脂澤粉黛　苻朗子曰其猶木犬守脂瓦雞司晨　蔡邕女誡曰傅脂則思其心之和　鹽鐵論曰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脂粉香澤而後容　又曰内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脂二

原漢書曰翁伯販脂富傾縣邑　增唐書曰明皇賜楊氏諸姨錢歲百萬為脂粉費　唐百官志曰中尚署臘日獻口脂面脂頭膏及衣香囊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鏤牙筩

澤一

增釋名曰香澤人髮恒枯瘁以此潤澤之　原博物志酒泉延壽縣南有山出泉注為溝水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謂為石澤　蔡邕女誡曰

澤髮則思其心之潤　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　崔瑗七依曰加以脂粉潤以滋澤

澤二

增唐書曰楚王靈龜薨妃上官氏持節嘗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妝澤祭他胙乎　又曰李德武妻裴氏持節居不御薰澤

黛一

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　說文

曰黛作黱畫眉也　增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點黛

原蔡邕協初賦曰粉弛黛落髮亂釵脫　徐陵玉臺新

詠序曰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壯地臙支偏開兩臉

黛二

增酉陽雜俎曰趙合德每沐以九回香膏髮爲薄眉號

逺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　玉京記曰卓文君眉不加

黛望如逺山　漢書曰明帝宮人拂青黛蛾眉　東觀

記曰明德馬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采蘭雜志曰膏神曰雁壤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贅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楊太真妝束每件呼之人謂之神妝　唐書曰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敓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餘黨懼爭以火滅文

黛三

增雀頭青宋起居注云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　蛾子綠煙花記云煬帝宮中爭畫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蛾子綠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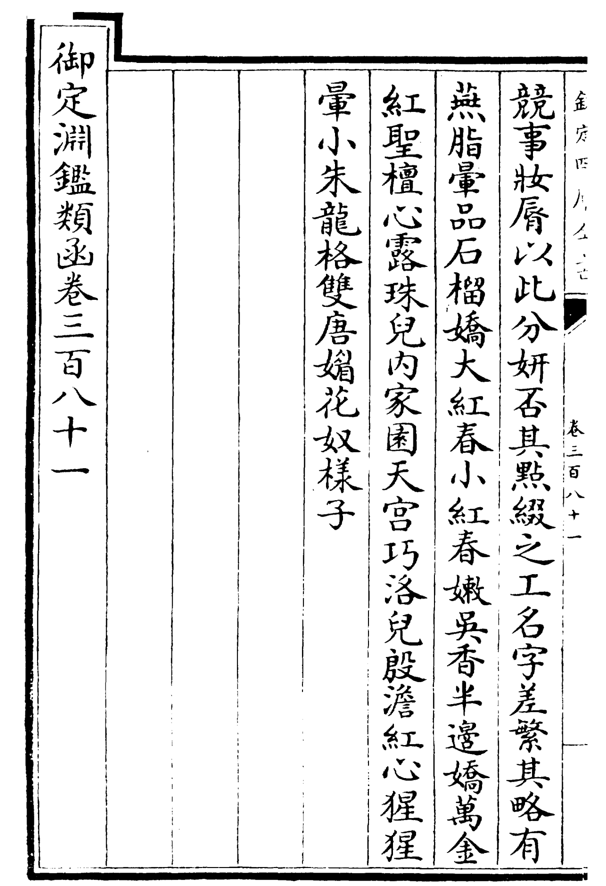
原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　王粲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玄一作華　傅玄鏡賦曰點雙的以發姿　繁欽弭愁賦曰點圜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

燕支一

原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紅藍以染粉為婦人面色謂為燕支粉也　增二儀錄曰燕脂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為桃花妝蓋燕國所出故曰燕脂　日札曰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匀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為酒暈妝淺者為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妝

燕支二

原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可愛如燕支也　西河舊事曰匈奴歌云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增采蘭舊志曰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名曉霞妝　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不北方人采紅藍取其花染緋作胭脂婦人用為顏色可愛　增潛確類書曰唐僖昭時都下



競事妝脣以此分妍否其點綴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燕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洛兒殷澹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媚花奴樣子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一

謹案卷三百八十第三頁前一行李煜僞長秋周

氏刋本煜下脱僞字秋下衍云字據清異録增

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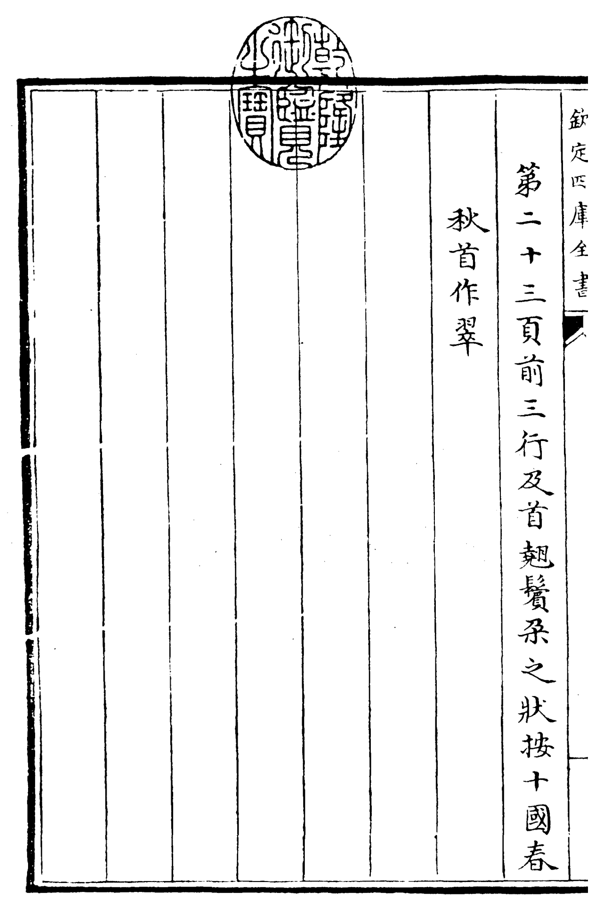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頁前七行圓光生幽室刋本生訛坐據

劉賔客集改

卷三百八十一第二頁後七行起昭靈閣按洞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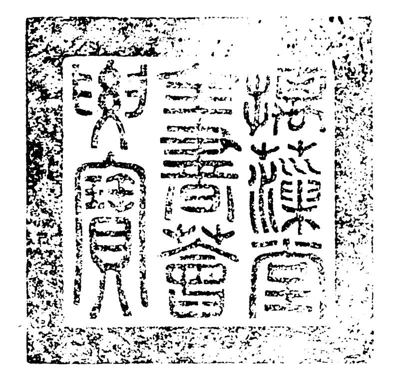
記昭靈作招仙

第十三頁前二行因其處臺按處下疑脱築字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及首翅鬢朶之狀按十國春

秋首作翠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孔廣材

謄録監生臣程蓮孫